时代和文化的馈赠

■ 毛时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的上海文化评论文集《攀登者: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亮相今年上海书展。

《攀登者: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是作者对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理性且热情地评论了上海这些年来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记录了上海文学艺术家们不懈努力的精神和身影,“为所有关心上海文化的读者开启了一扇了解上海文化、上海文艺的重要窗口。透过这扇窗,读者可以约略看到上海文化这些年一路攀登留下的深深足迹”。本文为此书后记,有删节。

资料图片

我是上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一个喝着黄浦江水,听着上海轰鸣机器声长大的上海人。这里有我的至亲骨肉,有我的良师益友,有给了我血肉灵魂的土地。她用她爱的胸怀庇护了我。

我爱我的故土上海,就像我爱我的祖国中国。上海至于我,就像一坛老酒,越陈越香,悠远醇厚。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得越久,就越能感受到她那无法抵御的迷人魅力。她有摩天高楼的巍峨、小洋房的典雅,也有石库门、滚地笼、工人新村普通民居的大众情怀。有时高贵华丽,有时亲切可人,她可能是非常物质化的,有时甚至有点奢华和张扬的意味;但她同时又是很文化很文化的,很富于人道情怀的。一个以民众福祉为宗旨的有9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春花秋月,寒暑晨昏,上海的容颜千姿百态。

记得很多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沈柔坚的版画《雪后》:雪后的深夜,从高处向远处看,连片的屋脊在脚下像轻轻的涟漪,无声无息地扩展到天边。可以听见城市在睡梦中婴儿般的呼吸,甜蜜均匀。在黑色的静谧中闪烁着几点微黄的灯光,吐露着寒夜的温馨。当时我差点流出了眼泪。那一定是失眠者和守夜人,文化的守夜人。上海是一座藏龙卧虎,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底蕴的城市。江南文化的柔韧,海派文化的包容创新,红色文化的坚定信仰,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好多年过去了。一次开研讨会,坐高速电梯换液压升降梯,到文新集团顶楼。坐落在市中心,透过会场四周巨大敞亮的落地玻璃望出去,一座伟大城市的风景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高架路上车水马龙,虽然声浪被挡在窗外,仍然可以感受到工作节奏紧张的城市在蓝天下的生机勃勃。高低起伏的楼群,就像一部曲体庞大宏伟织体线条复杂色彩饱满丰富的正在演奏中的交响曲。当时,我对身边的一位文化领导说,我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服务、工作,真的荣幸啊!她也深有同感。

几十年来,我的生命相伴着这座城市和她的文化。这40年,我更是作为一个始终的在场者,看着上海文化一路走来的全部艰辛和努力,还有结出的满树繁花、累累硕果。这中间不是没有曲折和失败,不是没有挫折和教训,也不是说没有风雨和坎坷,但是我们目标坚定,始终目光坚毅地朝着远方。向着远方书写艺术的诗章,追求着艺术的品质、品位。所幸的是,我们没有大的起落和动荡。即使偶尔有阴云四合,也会很快见到灿烂的阳光。

在上海我看见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一代接着一代,像黄浦江的潮水,一浪接着一浪,生生不息地向着艺术的高峰无畏攀登的身影。这就是书名“攀登者”的缘起。我和他们一起工作,把时代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写入自己的作品中,把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把寻常百姓平凡而伟大的生活、灵魂,变成作品里人物灵魂悸动的心电图。我们一起共同承担过偶尔失败的叹息和忧伤,更一起分享过许多成功的喜悦和泪水。看着演员接受鲜花喝彩的时候,我在台下和他们一样欣喜若狂……

收在文集中被评论的作品大都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华表奖、金鹰奖、茅盾文学奖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管是记录当下生活,还是书写历史往事,无不昂扬着时代的凛然正气,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精神的脊梁”。凝聚了上海作家、艺术家们创造的心智,展示着上海文化的时代标高。

也许,我的评论还不够深刻,不够完美,但我勉力用文艺评论的形式记下了上海文化不断前行、不断攀登的行迹。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借助评论努力呼应时代的精神诉求。我一直期待,在一个匆忙而有点恍惚的年代里,文字能提供一些让心安稳的定力,战胜困难的坚毅。我希望我的评论有热情的火光,能感染读者的心。我希望我的评论有助于观众、读者更深入欣赏、理解优秀作品的精髓,并从中了解这些年上海文化走过的历程。为人唯真而已。文集中有我对文学艺术的热情肯定和褒扬,也有我对文化发展中问题的清醒反省和忧思。所有的肯定和批评,都出自我内心的真诚。我不会在乎别人的议论,我在乎我是否愧对自己的良知和真诚,愧对上海的文化创造。

从事评论40年了。我想起了和文字相伴的所有过往岁月。那些灯火闪烁的夜晚和晨曦初度的黎明,还有在办公室里催稿人焦虑的目光下当场写完交稿的忙碌白天。我从1989年开始的《上海文论》副主编和上海作协副秘书长,到2008年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其间一直同时兼任着两份工作。所有的写作都是繁忙工作之余见缝插针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业余作者。2015年10月,动车急速穿过河西走廊,《犹太人在上海》的催稿电话时断时续。2017年9月,为写交响合唱《启航》的歌词,从上海、北京、敦煌、兰州再到上海,我一路带着电脑和书籍,写了近万字的草稿。2012年10月30日,我心脏动手术。上手术台前两小时,把刚写完的手稿电传到上海国际艺术节宣传部办公室。术后稍微愈合,就校对电传回来的打印稿。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那是我高中时代在国庆猜灯谜活动中得到的一枚书签上读到的。

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我总是想写得更好,总是苦恼自己写得不那么好。很多朋友说我出手快,其实大家有所不知,每一篇文章我都会花上比写作长十几倍的时间去冥思苦想。有些观点和想法,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我承认自己为此付出了很多,我也幸运地为此得到了很多。尤其意外的是,我这一个小众的评论家,居然也有了不少热情的读者。他们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我评论的喜爱和看法。经常会有陌生的年轻朋友拿着自己收藏多年的我的拙著,让我给他们签名。让我深为感动。

在文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时代,感谢上海,感谢上海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给了我写作的素材和灵感。

我愿像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那样,保持一个读书人、写作人的本色,工作、学习,努力活出生命的意义。

书摘

●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一条大河波浪宽。上海书展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把一艘艘思想之船送到读者的手里和心中。一个八岁的小读者在故事里写道,小女孩爬上屋顶,瞭望远方,“我想我很快就会看到更辽阔的世界了。”确实,书展和书籍让上海和读者内心充实,目光高远,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更美好的辽阔的世界。上海书展,为我们的心灵营造了一座郁郁葱葱的精神家园。

●一座城市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作为文化标杆的精英小众文化和作为文化基座的世俗大众文化。没有标杆,城市就会失去文化引领,就会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成为迷路的羔羊。同样,没有厚实的基座,一是标杆升不高,二是即使有文化标杆也会成为孤独虚无得不到公众呼应的孤家寡人。特别是在今天,城市市民自身的文化底蕴丰厚和浅薄,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和城市自身久远健康发展的关键。上海市民文化节释放了潜藏在于千百万普通市民中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文化能量。

●容忍各种艺术创新,也接纳对传统和经典的敬仰、坚守。追随时代的进击和敬畏先辈文化创造的坚守,在一座城市相安无事,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气度,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文艺生长需要的文化生态。

●对于艺术家来讲,必须有特立独行的个性,假如这个时代一片保守主义,我画出一种崭新的画,我是了不起的先行者;假如大家都画乱七八糟的画,我就坚守传统,我也是了不起的。不能在潮流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想法,大部分艺术家被潮流淹没,艺术史留下的人物是时代大合唱中的领唱者,超乎寻常,相当多的是模仿者。

●大地苍茫浑厚,有无言的大美,是我特别喜欢的意象。艺术就是倾听时代生活大地的心跳。评论就是捕捉文艺作品的心跳。

●文艺批评没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满嘴都是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都是不着边际与作品无关痛痒的空话套话假话大话,或者是人人皆知的诸如地球是圆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正确的废话”,而没有“人话”,没有属于自己的发现、见解和评判,怎么能让读者和艺术家服膺而获得文艺批评应有的权威性、可信度呢?文艺批评必须有自己的人格、精神、审美判断的独立性,不左顾右盼,不左右逢源,不做墙头草。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用自己敏慧的艺术眼光、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艺术感悟能力,发现真正的艺术作品所独具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艺术的感动来自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在我看来,朴素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感动。在充满着浮华光影喧嚣的舞台上,新版《白毛女》依然是一首质朴的诗篇,就像泥土大地空气庄稼一样,没有过多的修饰,也没有小布尔乔亚的无端伤感。以它原生的状态冲击摇撼感染着我们的心。

●电影和一切艺术一样,需要对人和世界的人文关怀人文思考。关注人的情感、命运,把镜头从生活的表象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再把他们灵魂的悸动通过银幕形象和技术手段,生动而逼真地显现给观众。

●舞剧是什么?它既不是单纯的舞蹈,也不是单纯的戏剧。前者重于抒情表现,后者长于故事再现。借用文学体裁来说,舞剧既不是抒情诗也不是小说,而是叙事诗,在故事的过程中强化情节的张力。它必须使舞蹈擅长的肢体表现和剧情必需的叙事再现得到完美的结合。

●一个著名的艺术表演团体必须有自己的灵魂。剧院的灵魂就是它的文化立场文化精神。有文化立场的剧院就神定气足掷地有金石之声,就能经得起风吹浪打,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就能始终以自己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创造征服观众,就能始终如一表里如一。

《攀登者: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
毛时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声

听作者说书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19上海书展,500多家出版社的16万余种图书参加展销。特别是书展期间,名家讲座在上海展览中心和百余个分会场同步举行,作者说书的“琅琅书声”吸引了众多读者。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携新书《濠上漫与》来到书展现场,为读者带来一堂主题为“唐宋八大家中韩愈与柳宗元之间的友谊”的国学课。

陈尚君通过几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指出韩愈与柳宗元其实在许多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然而观点的碰撞、学术的交锋,完全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不影响他们对彼此的关怀与帮助。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韩柳二人正是最好的典范。

《濠上漫与》
陈尚君 著
中华书局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分享了他多年来的探险经历与旅行经验,讲述行走在世界尽头的“极地传奇”。

葛剑雄认为:“旅行是用你的眼光,用你的心去感悟,这个是其他再好的设备,再妙笔生花的作家,再保真的摄像拍照设备都代替不了,特别是你个人的感悟。至于如何获得个人感悟,从客观上讲需要提前做功课,带着信仰、感情和文化背景去游览。从主观上要保持随心所欲的心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不要跟随他人的参照系去做盲目判断。”

《四极日记》
葛剑雄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书展期间,作家马原和多位嘉宾就其“藏区小说精品系列”展开对话。马原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

《冈底斯的诱惑》与《拉萨河女神》这两部作品是马原在西藏生活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那些故事流淌出的是对生活温柔的爱,是对西藏大地上朴实地生活着的人们真实的表达。评论家程永新认为:“西藏这个地方,作家去过以后会出好的小说,它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让人考虑生死、时间。”

《冈底斯的诱惑》
《拉萨河女神》
马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解放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52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陈 明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

给我暖胃的“海默”

到边区文协以后,丁玲专心致志于创作,每天晚上都写得很晚。我也看书、写作。晚饭时我们多打些小米饭,吃剩下的留作夜点。山下边区政府大礼堂的晚会散场,人声熙攘,这时我们就开始吃夜宵。在剩饭里加点水,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坛子里有我们自制的泡菜,吃点小米饭和泡菜,继续工作。没有钟表,也搞不清楚准确的就寝时间。除了开会,时间都是由我们自由支配。丁玲从西战团回来后,把马匹交公了,所以我们上山下山都是步行。那时,每月上级发给我们每人4块大洋的津贴。我们自己在院子里喂鸡,也种了西红柿等一些蔬菜。星期六、星期天有朋友来访,去买一斤肉,就能配上好几个菜,肉皮烧汤,好的部位烧回锅肉,其它的就放到别的菜里面。我们那一排窑洞有四五家,隔壁住的有罗烽的母亲,张寒晖一家,还有边区文协主任赵伯平等。窑洞前面是一大片空地,罗老太太也种菜,挑不动水,总是我帮她挑。挑水是一件很苦的差事,要从山脚下挑到半山腰。我们和柯仲平、林山组成一个生活小组,在山顶上种南瓜、西瓜,我和林山是强劳力,浇地用水,都是我们两个从机关借来两只大桶,把水抬到山顶上去。可是到收获时,一个瓜都没有了。那时的生活比较自由安闲,没有什么人具体管你,自己管自己。

陕北农村说书的人很多,大多是盲人,背着三弦,腿上绑着一些辅助乐器,说书时一边弹三弦,一边抖动腿,这样就有几件乐器同时演奏。到了农民家里,往炕上一坐,婆姨娃娃就都围了过来。韩起祥是当时陕北最有名的说书人,他自编自唱,根据说书的对象、环境,随机应变,比如做买卖的人请他说书,他就夸人家的生意怎么兴隆,“赚的票子用秤称”。看到说书这种形式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丁玲、柯仲平、我和林山也成立了一个说书组,想要改造这种旧形式,也来个“旧瓶装新酒”。韩起祥到乡里巡回说书时,我和林山就陪着他去,帮助他说些新节目,像《刘巧儿告状》《边区法官马某某》等等,你只要说一遍他就记住了。有个偏僻的村子叫聚财山,人很少,有个巫婆装神弄鬼,区里和村里的干部由于迷信,相信有鬼。县委派人下去调查,破了案。我根据这个故事,尝试着写了一个唱词故事《平妖记》,就是学习韩起祥的说书文体写的,后来《解放日报》选登了其中的几段,新华书店还出了单行本。

20世纪40年代,我在延安养过一条哈巴狗,名字叫海默,是艾黎的养子从内蒙古带回来的,他过集体生活,养狗不方便,就给了我。我那时在文化俱乐部当副主任,有一个单独的窑洞。我每月4元钱的津贴,除买日用品之外,剩下的就拿来买猪下水,延安人不吃猪下水,所以很便宜。我把猪下水炖汤拌饭喂它。我有胃病,常犯,特别是秋冬天,需要有个东西暖胃。以往就是用军用水壶,行军时还用过热砖头。有了狗之后,它就担当起这个任务。天气暖的季节,它睡在我的被子外面,天冷时掀开被子它就钻进我的怀里。热了,掀开被子它就出去了。我出门时,它老要跟着。路上碰到比它大的狗,它怒发冲冠,肩膀也竖立起来,我就赶紧把它喊过来,抱起来走。我不想带它走时,就把它关在窑洞里,它不乐意,就撞破窗户纸自个儿跑出来。山上有三层窑洞,每层有两三个,呈梯形,我住在半山腰,它跑出来后,就挨个窑洞找,看看我在不在。窑洞的主人们都知道是我的狗,喊它,它不听,又接着找,找不着,就蹲在上山的路口等着。下雨了,人家喊它都不肯回。有时我回来得很晚,刚到沟口,还要经过一个大场子,才能到山脚,它远远地听见我的脚步声或者说话声,就一直冲下来,跑到我面前。它还跟我演过一个戏,叫《新木马计》,我带着狗在台上走了一圈。我和丁玲还没结婚时,丁玲住医院,我带着狗去看她,我和丁玲去安塞看孩子,也带着海默。冬天过河,丁玲有关节炎,我坚持要背她过去,她怕我体质弱,不让背,我们俩坐在河边生气,谁也不理谁。海默就一下子跑到我这,一下子跑到她那,于是,我们不生气了,丁玲也顺从地让我背。有时出去看晚会,狗跑丢了,找不着我了,别人就把它带走了。我住的沟口有青年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军事学院等许多单位,熟人见到狗在那里,就说,“咦,这狗怎么在你们这儿?”人家说:“这狗是我们的,已经养了很久了。”我的熟人就唤了一声:“海默!”狗便朝他跑过来了。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这个窑洞,去过集体生活,就把海默放到丁玲那儿。

文抗撤销后,丁玲要去中央党校,可是狗怎么办?最后送到杨家岭任弼时同志那里。心里自然是舍不得,毕竟它跟了我三年。任弼时同志也非常喜欢它,坐在躺椅上看书看文件,都把它抱在怀里。有时我去杨家岭看戏,它发现我了,就赶紧跑过来,我只好撵它走。有一次,是在很冷的冬天,我们回到文抗窑洞住。夜里,只听窑洞门被弄得哗哗直响,我起来开门,原来是它!它一进屋,直奔床上,浑身湿漉漉的,还有冰碴子。后来。任弼时同志又把它送给了廖承志同志。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晚上忘了把它放进窑洞,结果被野物拖走了。我听说后,难过了很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3日,八路军光复察哈尔省会张家口。

(二十一) 连 载